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

雍

虞

集



西圃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牢  
 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禾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或其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替蕃建牙燾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迓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西園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餽稟或不稱而奇袞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 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戶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放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魯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  
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忠貞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  
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  
魯花 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西園

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是書  
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  
雅願懷昔從公其來下兮 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 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綉  
裳劔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迓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 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嘏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尚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西廂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官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禦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為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七君之嘆於今為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西圖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伏劔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環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剗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問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詹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眼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為之歎息譖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偵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醕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進國學古錄卷之三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合于入其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墮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陪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者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信既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賤于廬于旅肅  
肅于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敷末綠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  
天子衣裳之祿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  
為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栢公食其廟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為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莫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摠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塋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宥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冀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使潘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覽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潘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問數十條應對知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冀國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從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西園

賦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次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倅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鈴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道學志卷之三  
九  
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己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懷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旦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  
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宋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川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豈壘皆耑集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莫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崩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其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矐赤子安其毋父任以弗疑何間䟽附顧瞻湘流頌頌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邕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温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為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首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瑩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字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辨治為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其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遵同幕頗為

西園

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開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畫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

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  
府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  
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  
論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  
蒸鵝是其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  
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  
岳亦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  
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益  
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  
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  
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  
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  
耻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

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  
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櫟榘畢輸優游無虞榘榘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  
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 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獨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輿之上事 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身以祖父之緒屬  
當我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  
以洒濯其瘡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敵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論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爨焚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為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衄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

道園學古錄卷三  
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場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盖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

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教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師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蹠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議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塞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劣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即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牖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轄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梅皆士族也陶其張其武其晏其姓其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以因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迹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  
校衆正咸傑俱特代簡為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 發能後克有任煌 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  
雲委茅蘩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問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知君之上榮及重親贊書啟封  
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雍 虞 集 伯生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通鑑卷之九十五  
十一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 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贈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其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其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 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令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訢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祖祝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為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祖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体其勿問其監即有愛魯者先在即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為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為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而散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劄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求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人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師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騷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為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昷與弟廣王昺南奔  
既立昷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蔡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蔡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囑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伏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蒲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蒲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舟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撒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崩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瘡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救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  
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二 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以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歎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為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耻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馬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樁以伐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  
幼不足盡知其竒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  
以斯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  
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  
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徃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其為奏若峻阪駢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為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梁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焘蒿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干作邑其城頌頌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執爨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謀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  
其居侃侃其容孚于 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戮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  
安撫使既歸 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却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問宋  
亡 天子嘉却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 京師久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侍使侍中貴人採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鉄冶弗  
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  
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  
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其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刑師雍其三大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其官夫人封其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極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睦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徙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貧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即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  
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顏色不  
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為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  
歎曰為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玫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  
為兆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為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即吏儼冠綬歸視高塋廣以表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藁十五

碑銘

雍 虞 集 伯生

崩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崩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塋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崩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閏中粹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即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費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軒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在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  
人煽誘劫持令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  
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  
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魯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蹇蹇舒舒何行  
弗藏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頌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祖  
安易挽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矣矣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蒲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魯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嚬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欲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 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矣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節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真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屨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塋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叅錯掇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為  
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弥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塋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未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掇茶山中以為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  
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  
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為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方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儻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莖蓄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身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負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

西行者即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公挾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為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即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 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攘竊及歲蒲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徂安泰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塋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塋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貨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為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滌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刺罕公之為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為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為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麇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蔽於世故視神麇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為後用公蔭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塋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為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謨之陽溘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儼儼有梓有  
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綏瓊纓臨溘以潔軒軒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某曰北印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曰杜材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灑南溝之渚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  
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束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印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懃款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其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未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駙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 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塋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竒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在朝藁十六

碑

雍 虞 集 伯生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局之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任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 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 詔逮

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 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 東宮師傅在 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任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犬  
彘事即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 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 天子即位 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為之驚悔而 天子久亦覺其  
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  
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  
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避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  
之歲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  
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竒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朵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 明詔  
之萬一謹按公名朵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

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韶齒知自植立  
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  
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 朝廷  
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刺罕定議  
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  
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凡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凡子不異己子家人化  
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

終不及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  
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 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  
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屬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聞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倚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即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其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未有順無否或闖其幾  
不驩以呻投巖膠箱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虺蜺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桺不防兕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思忍為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  
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買閭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其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 仁宗為 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 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買閭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容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即孛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卽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卽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闡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卽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王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集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五市蠻夷交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為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為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卽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鬚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筭  
特命以為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

焉

仁廟嘗竒其材命為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孺生焉孫曰定任達里麻吃刺  
失思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  
態時人以為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  
閭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眷高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逸乎冥升歆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渠渠牢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峙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鏡兒罕世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 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荅蓋永  
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宥之曰荅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醜則相禮者贊之為之唱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剌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彼創甚阿剌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剌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為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合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績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宴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其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皆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 聖皇在御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乃進乃來乃贊者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 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  
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汙汙有阡在焉勒文貞砥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藁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雍 虞 集 伯生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  
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  
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  
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  
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  
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著於簡冊則未  
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代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伏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閤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閤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相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者為易知謀請傳首即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瑛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叅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哥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為皇后后即東宮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入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蒞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績既老而哀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勩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惇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 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 童承德 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 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西廂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 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鬢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春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彙興肅肅以朝雖難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王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首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為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得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九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 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國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云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季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駭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它職者七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蒞餼燕享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喜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勤懃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克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駟馬闕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二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

西廂

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 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

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家以賜三年 上御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 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為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方為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 上竟譖害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莫國公謚忠  
 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莫國夫人王氏追封莫國夫人林  
 氏封莫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其處忽里台  
 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閔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  
 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  
 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  
 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袞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  
 盥餐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  
 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群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莫公夙已見  
 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  
 私自迓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  
 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如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續大統迺有大  
 賚乃出金目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太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饌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訂謨於其間以責歸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  
士大夫 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七金  
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紊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為 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



道原學古錄卷之七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王簿慤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莫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莫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  
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  
才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  
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  
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  
言語字畫之出人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  
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  
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  
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  
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  
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  
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  
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  
懈怡愉順其願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 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  
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  
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  
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  
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  
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  
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  
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  
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  
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董滄瀨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為浮夸朝豔夕壞孰為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未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制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蕃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蕃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荅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

西廂

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見已過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却禎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鼓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之賊散亂棄兵杖走獲王者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為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為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迤燕雲之北分族比石居各為部落非郡縣無市井襍處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統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為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魯大父全義嘗為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為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梁運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即公也公諱觴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

裕皇竒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祿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蛮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師顏佐樞府以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慰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寺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宮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  
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宜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及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閭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  
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  
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  
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  
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群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  
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雖雖在宮百度是宜  
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遺宮印時維高公始事潛  
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頡頏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  
京國界居庸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  
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

世祖時巡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病臨中原旁極南際獲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絲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為雋功天詐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敷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藁十八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雍 虞 集 伯生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林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馬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允哈良帶劔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懾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 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 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 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 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喪哥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併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竒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其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為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家或以 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場多遣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比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

道學堂古金卷之八  
三  
教也始太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  
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  
像而祀之阿思罕之亂也閩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  
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  
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  
以保民禁暴令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 天子或以為問柰  
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  
芻糧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為贊識以 天子之璽而  
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  
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  
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  
木迭兒為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簿  
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  
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晉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  
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任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  
奏之 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  
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眊眊之  
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  
為非禮而執之激怒 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  
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視廷中不附己者固已  
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 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  
於家敕什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  
有所昭雪而 上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積憤之  
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  
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  
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  
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  
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  
罹奸宄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  
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  
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  
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其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  
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  
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  
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為  
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徃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  
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祖種德封通奉大夫  
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  
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  
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  
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  
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  
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  
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燾周  
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日亦程維昔  
周郊陳寶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  
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敬百試無替  
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  
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力則非精思  
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  
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罵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克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搨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十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者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群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斃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王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行擊之後立者督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微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劄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不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累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十級賊平即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叅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踏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負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涑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巨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賢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妾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省行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淝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聞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瑄可苟不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 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杖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即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十一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  
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真之死地耳奏  
請屯置近邊其崩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  
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  
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戒煩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脩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  
使曹咬任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以示後世上曰  
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 書右丞相  
鉄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 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粹遣使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  
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 上驚曰  
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懌遣叅議  
中書省事換任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  
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  
以賜之盖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  
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任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任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祐不

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節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枚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強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鑿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須公懇懇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薨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院視之久而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  
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閱  
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城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  
敢言千剴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姦黜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入  
立矢洞其喉一軍護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頌有成孰不胙土我于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贊國成人登其一己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弗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祀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  
退既藏侃侃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  
相時儉壬睚眦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公  
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七四國之哀勲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為  
永新人曾大父翬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槁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損貨者三之半雨陽之德必齋戒為之禱有

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賤賣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者之歛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因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饜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羸推人勇為佐于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者疹之廖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卅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魯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士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  
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守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  
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即城外  
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  
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官  
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  
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  
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  
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  
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即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  
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  
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任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  
天傭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誦以為樂門人歸之者  
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  
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  
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  
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  
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  
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  
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

下三之一焉

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

科治戴記者又

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

擢第習此經者漸

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

御衣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

士元公明善颺言於二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

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

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数靡不精

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其年月日葬先

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摯前進士曾翰等使

以書來京師求銘其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

生友誼甚重其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琴賦二篇命其書之蓋有所屬其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采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竒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逡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為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目彥栗為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隲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為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竒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眾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為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凡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比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其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

其 次而恐遂湮沒云彥粟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  
其祖其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其從仕即某處判官至元  
中鹽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  
三人宗亮宗衍宗 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  
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  
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  
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  
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  
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  
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  
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  
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  
大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  
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即為  
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  
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  
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  
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  
其樂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  
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  
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苗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撰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徙毗陵又徙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罷守姪侍鄉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即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為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罷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為祠州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為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雁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  
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詡  
誌詮詔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  
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邈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道園學古錄卷六  
三  
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濬生知字知字生鄮鄮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雪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即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菴程氏為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負與登仕為  
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來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庵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  
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  
生馮得一博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  
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  
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  
愛前後為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  
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  
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  
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為謹  
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圃以為歲  
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為別墅以自逸幅巾野  
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  
亦可謂脩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  
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辰十一月廿  
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聞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  
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  
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躋非東南所可  
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  
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  
全以靖居盈以安為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  
之望貞泯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藁十九

墓誌銘

雍 虞 集 伯生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  
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  
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  
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  
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 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  
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  
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  
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

通志卷之九  
稱為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  
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  
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  
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  
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  
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  
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  
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  
保義即數傳為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凡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元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 魯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  
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  
太廟而祀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  
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  
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  
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  
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  
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

是太常奏為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立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群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克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畚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駟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幹亦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徧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任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為之無如魯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魯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魯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其官追封武城郡伯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婚周禎何棗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小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

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大鹵簿志十卷明時類藁若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  
 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三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  
 為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為撫州儒  
 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先  
 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魯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  
 濟濟來朝迺使學士殿于丞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  
 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  
 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  
 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鹿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為含容以不欺為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  
 亦不聞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為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為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為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凡景

哲早世凡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庭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閱政事大體為時明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為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其牲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道罪敢以誌墓為託某退而考行事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 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游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為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即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彝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婿曰鄭 王 李 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 侯 將以其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彝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為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感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  
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  
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  
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歛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予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赦以革龙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未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工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袞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之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戔戔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攸司書功記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妥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勤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為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過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予恒恂恂為謙父弟之後女温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寃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為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款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人久居之曰伶人婦人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竇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賞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迺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亨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曰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某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潜却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衄

焉繼以荒饑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  
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饜羞使  
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  
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  
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  
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  
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學自起宜之  
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  
要為御史而宜之已父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  
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

守誠曰若吾

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  
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  
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  
曲始為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  
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  
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槩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  
殯所乎則其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  
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  
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  
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齒適父母俱晨出及  
午而饑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晡父母歸猶未食也  
宜之嘗病而劇久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  
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箕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  
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

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為生以為常稍  
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  
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  
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  
為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  
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  
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己教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懽  
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  
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  
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  
御史魯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為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  
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歎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為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  
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  
敬甯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  
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為貴游講說論議則明  
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題無所敢忽不矜以  
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  
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  
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  
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  
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  
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州之長盧病

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槩葬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  
魯毋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  
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學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槩殯道  
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  
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  
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大夫人康強  
時勵節立身得 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  
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  
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獻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也  
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  
禮惇惇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人  
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  
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  
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母  
也父矣故為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己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魯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有銘為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冢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楠也於先樞審太師越公諱韶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鄭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寶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為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瓘次玠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勤縣桃源鄉之潘輿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源博極群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游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至

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為之哀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璠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勤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戎其流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養之循循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嘒無所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丘是微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久無所遇獨暉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

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立兮勿諉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安君璘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父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弼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 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魯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壻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勤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文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馬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于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痲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厚原何干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楠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叅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叅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楠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娟娟  
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藁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雍虞集伯生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  
于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感  
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  
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  
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  
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  
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  
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  
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衍



為道士遠游者毋志也毋卒以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死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䟽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銘曰  
玄雲滄兮將雨鶴刑距兮抁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窕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俸長沙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七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日懋孫是為德敬為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䟽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為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為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戎寇褒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攸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祔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為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  
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其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既出蜀以宜人  
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諶等求銘  
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  
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  
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  
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  
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莫不死夫人曰金亡誓不死耳吾  
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  
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  
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櫬求得之即

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  
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東  
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恭定  
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  
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  
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  
亦未遑於紀述故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  
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既為之立傳矣而台  
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  
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  
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  
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其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之  
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  
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  
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  
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  
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  
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  
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爇左右臂以代痛母  
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  
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鬢武翼果又三  
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闕兩帥幕今為某官介  
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嘉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  
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  
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知山三世矣而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邛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  
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  
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  
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輿夫人之子晉伯以  
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其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  
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  
之子公黥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佛寧則後  
嗣傷焉今鍾輿之藏深辟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殛弗安也  
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  
見晉伯之以是為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  
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  
焉子孫為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  
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死役伐石築亭  
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  
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  
存也吾妹為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為吾醫吾母之歿也吾  
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  
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  
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  
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  
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  
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凡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其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群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寘坐側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即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

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莫一得遇待為幸聞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有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貨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竒絕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椽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復暝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己事一坐昏歛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矣烏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林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胄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未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  
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  
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度江會 憲宗崩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  
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判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  
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仕兵事  
今伯兀以經畧使揔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卽舊臣  
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  
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  
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  
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  
諸部落及潰判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  
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  
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怨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  
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来詰問  
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  
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  
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

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  
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  
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  
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  
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  
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壑闢有方公為詩表  
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  
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  
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  
聞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  
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



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即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即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迺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為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推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為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即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耗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三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教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  
大畧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當失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  
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  
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揚  
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  
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貴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郎所  
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入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目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捩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  
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  
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其端謹朕所  
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  
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  
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  
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酒暄和乃一至帳  
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  
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以  
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

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守三不剌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虚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

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輒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凡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麗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  
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  
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  
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  
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  
書而家無儲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  
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  
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激動其意至有欣然聽  
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  
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  
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凡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  
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玘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  
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敬歷  
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  
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  
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  
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 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人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宥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

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徂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 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凡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尙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

和尚自幼時摠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卽有織官極絲  
縷文米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  
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  
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  
以事聞有 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  
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 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  
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  
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卽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  
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  
邪制使疑且怒稍凌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  
鞠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遣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  
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  
責又為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 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  
而世有卓行竒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  
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  
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  
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  
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勤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  
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怒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伴  
昔石渠下至琴弈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  
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  
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是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  
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魯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  
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 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姜璧府星隕伊知之瘁伊  
道之閔區區深悲莫致之託託公卿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竒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于等儕國史編  
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和說是排學海  
狂瀾浩宇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癘攻骸奄  
然永隔風雪蕭齋遺車首丘丹旄掩靈一奠寓哀莫既于懷  
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子  
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竒入遯于荒孰迷于微孰其  
徒行誦言如何瞽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  
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  
炎火日熄干燬惜予不辰興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  
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 潰即  
淪于圯維哲時閱載號載倡彼為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  
告予手弗勝彼靡蒞食息弗與弗鷹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載我哭于庭苟無墜我  
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俛俛中野曷其  
歸矣輶輶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  
我寤懷素冠纒纒屨數數兮纍纍無容視莫莫兮莫昵匪親  
宛其不識孰是造難牽予以縶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舒  
舒以究于心陵隳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  
終食離不淑矣車庫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  
復于土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妥乃瞑矣  
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立以御或虛  
九以著或畀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遺叟烏乎哀  
哉服勒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  
具寧止嗚呼文節七愧於予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